



淮北寄語

魯彥周著



淮北寄語

魯彥周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58年·合肥

淮 北 寄 語

魯彥周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德勝門內優勝宮)

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2號

拂曉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安徽分店发行

書号: 646·787×1092 1/32·1 $\frac{1}{4}$ 印張·22千字

1958年10月第1版

1958年10月蚌埠第1次印刷

統一書号·T10102·192印数: 1—4,070

定價: (7) 0.13元

封面設計 孫憲忠

給 讀 者

我不能不匆忙地拿起筆，給同志們陸續寫出我的信。我無法把自己安靜下來，用這大平原給與我的豐富的生活營養慢慢地來熔鑄作品。我就象一個歡喜讀神話作品的孩子一下真的踏進了神話世界，這世界是這麼英雄、美妙、波瀾壯闊、驚人的飛躍！我怎能再靜靜地等待，等待自己用很長的時間去思索、下筆，過它三月五月也許是一年兩年再拿出作品來呢！不，我無法這樣做，我不能按下我的激動。我要把我所看到的、所聽到的，及時地告訴同志們，那怕它是膚淺、幼稚、極不全面的！

慚愧的是，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寫出淮北人民英雄壯舉的萬分之一。

原諒我的有限水平和由於激動而產生的草率吧！

第一封信

沒有到淮北平原之前，就已經從報上以及同志們口里，知道了淮北大躍進的氣勢。我就像離別故鄉多年急于要知道家鄉一切情形的人一樣（雖然我並不是淮北人），懷着一顆劇烈跳動的心，催促自己的腳步，恨不得一腳跨進平原的大門！

我不知道同志們到過淮北沒有，我是在幾年以前來過這裏的。我也象很多同志一樣，一提到淮北，總是很容易把它和水旱災害聯繫起來。我記得有一年夏天，被水圍困在這裏有半個多月。西風吹動着渾濁的洪水，漫過田野、房屋、樹梢。悶沉沉的浪聲，敲打着人們的心。綠頭蒼蠅大搖大擺，在人們的前後左右嗡嗡叫。洪水一走，很快就又揚起了黃龍似的灰塵，灰塵掩蓋了綠色的庄稼。水逃得無影無蹤了，庄稼干渴得喘氣，人們只能蹬在低矮的草屋里嘆息。

是的，這廣漠的平原，過去帶給人們的只是飢餓、寒冷、疾病和死亡。幾千年來，災荒和統治者一起，把這塊美麗的地方揉碎搓爛，一直到紅旗飄揚在平原上為止。

車子過了懷遠，平原就展開懷抱迎來了！

今年春天來得特別早，公路兩邊新植的和解放以來種下去的柳樹，已經披上了淡淡的綠紗。平原上的麥子，象碧雲一般，綠啊，一直綠到天邊。啊，這平原多麼像一塊碧沉沉的玉呀！村庄樹林，象是這塊碧玉上的雕飾，淮河和遠處淡淡的白霧，象是這碧玉上的披紗和綾帶。

車子越往前走，我的心就興奮得越加厲害。偉大的英雄壯舉，大躍進的標誌——把淮北變成江南的羣眾性的農田水利工程，在我們眼前展開了！

一眼望去，呵，一片人海！一直擴展到遠處，到平原的盡頭。遮天蔽日的紅旗使人想起國慶節的天安門廣場，可是這裡該有多少個廣場呢？我想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之流，要是到這裡站一站，便會被吓得屁滾尿流。這是巨力，這是驚天動地的任何事物也不能阻擋的社會主義的歷史巨力啊！

我們坐不住了，奔下車來。

下了車，便看見難以數計的已經挖好的溝渠。這些溝渠有的寬一兩丈，碧清的水，在陽光底下閃閃發光。這時要是有一條船，那該多好啊！我們就可以從這小河水裡划過去，划過去……

溝邊整整齐齐栽着四五排樹。順着溝沿，整齐得像棋盤格的新打的稻田埂，一直伸到樹邊。往前看，平原被新打的圩埂切斷了，人們只能看到圩埂上的樹。“一望無際”、“一覽無余”這些形容詞，在這裡用不上了，除非你奔到圩埂上去。

這是一到冬天，就呈現一片灰黃色和不斷刮着灰塵的枯燥而又單調的平原嗎？這就是多災多難、過去人們一直向外逃荒的淮北嗎？是的，每一個到這裡來的人都會不相信自己

的眼睛，都会發出这样的疑問。綿長的稻田埂，一条条碧清的溝渠，一排排綠樹，这是江南風光呵！

而这还只是冬末春初的淮北。不难想像，到了夏天，这里將是：一片片綠色的稻田；河溝边，柳樹的枝条垂到水面。再过年把，溝渠縱橫，乘一只小快船，就可以庄庄相通。人們在这里便將听到新創作的淮北秧歌和淮北的車水号子。

淮北，象一塊精美的玉，它正按照人們的需要和宏偉的远景在進行雕琢啊！

这时有一位同志开了一个玩笑說：“我真替航空駕駛員担心，說不定他飛到这里，就認為自己已經完成飛到江南的使命了呢。”

一提起飛機，一种新的想望，不禁油然而生。真的，这时要是坐上飛機，在这平原上空兜它几个圈子，从天空看看溝渠縱橫的平原面貌，看看这些人們新替平原安置的活动血管，那該是多么暢意的事！

我們打算向前看看，有一位同志自告奋勇，說他可以帶路，我們便跟着他向前走去。

这位同志是本地人，半个月前还回來过，对一切都很熟悉。我們从一个独木桥过了解放溝，走上稻田埂。这稻田埂是去年打的，每畝單產达到一千二百斤的高額。稻田埂不远处，又是一排排樹苗。我們走到前面一看，桃樹、杏樹、梨樹……应有尽有，原來这是社里的菓木園。穿过菓木園，这位同志突然抓抓头站住了。大家看着他，他嘖嘖嘴說：“走錯路了！”只見前面有一圈很高的堤埂，走上堤埂一看，眼前閃出几畝地面積的一个大塘。不知从哪里飛來的几只白水

鳥，正在塘中戲水，一見了我們，張開翅膀扑刺刺飛走了。

這情景在淮南或者江南，那是不稀罕的，可是在淮北，那真是太新鮮了！我急忙打開照象機，想捕捉這一個美妙的鏡頭。可是我的動作太慢，水鳥早飛走了，只照下了大塘的水影。大塘就大塘吧，這是淮北平原上的大塘啊！

帶路的同志嘟囔着：“我回家過春節，根本沒有這個大塘啊！”他這一說，我們更驚訝了。這樣大的塘，這麼快就完成了！

從大塘望過去，村莊在樹叢里現出來。一看到村莊，大家又是一楞。

淮北的村莊，大家都是很熟悉的。一眼看去，房子的牆壁和平原的土地，連成了一片單調的土黃色。所謂房子，只是在牆上架了幾根木頭，再鋪上茴草或者麥秸。房子里邊又小又暗。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卻完全不同了。樹比從前稠密得多了，特別是對春最敏感的柳樹，使村莊前面橫抹了一道嫩綠的圍屏。這圍屏的後面，便是一色白得耀眼的粉牆，它勾住你的心，叫你想要立刻投進去。

我們再向周圍一看，村村都是一色的白粉牆，在白粉牆的前面一樣的都有一條綠色圍屏。綠白相映，加上田野、陽光、溝渠、人流、紅旗，多美啊！

我問帶路的同志，這房子是什麼時候粉的，他也回答不出來。我想，也許是最近正在大力開展移風易俗、除四害講衛生的運動吧！想着，恨不得立刻飛進莊子。可是我們的路又被阻住了！前面又是一道已經完成的大渠。

我們沿着大渠走，想繞過它去，可是走不上幾步就又

被一條橫溝攔住。這使我想起在江南圩鄉走路的情景：走着走着一條河，走着走着一條溝。現在却在干燥的淮北碰到了在江南碰到的情景。

繞來繞去，還是沒有繞出去。帶路的同志是半个月前才离开这里的人啊！現在他却做不成向导了。

半个月，在一个時間觀念無所謂的人，只是一剎那的过程罢了。可是在这里，半个月却在改变自然的面貌，半个月完成了几千年來無人敢想的偉業，这里該有多少驚天動地的丰功偉績！

幸好，我們碰上鄉里一位同志，他笑着說：“要按老路走，你会到处走不通。一夜挖成一條溝，那是通常的事。”

用“躍進”這兩個字來形容这里的變化已經嫌不够了。要不是到了此地，有許多事你是無論如何想不到的。譬如說，你怎能想像，今天是平地，一天一夜的紅旗和灯火，第二天便是很長的、一丈多寬一丈多深的渠道，而第三天水便綠影影的在渠里泛起美丽的漣漪呢！

我們到了庄子，天剛黑下來，遍地灯火就又閃起來了！

原諒我这封信就寫到这里，因为我要到工地上去，开始和老鄉們度过第一个不平常的夜晚。

三月五日

第二封信

現在是清晨五點鐘。

我睡在一位老大娘家里。這位老大娘家里只有兩個人，女兒和她自己。她是一個寡婦，解放前一直靠着要飯度日，女兒一直到十二三歲還沒有穿過褲子。冬天，她母女倆就靠在灶門口，上身蓋一點麥草抵擋風寒，四隻腳就插在灶里，青灰做了溫暖的裹腳。就這樣一直到解放。

現在她家有三間亮堂堂的屋子了。母女倆住一間，中間一間堆着糧食、用具；另外一間打掃得干干淨淨，是女兒用功的地方，也給來往的親戚住，床上鋪着孔雀開屏的花被，發出一股好聞的新棉香味。

天還沒亮，我就被號聲驚醒了。窗外，刮着六級大風，風的嘯聲帶着威嚇掠過樹梢。但它並不給人什麼影響，雄壯的軍號聲——勞動的召喚，遮斷了它的吼叫。號聲，這戰場上沖鋒陷陣的進行曲，在這清晨的和平農村飛揚，是多麼動人心弦呵！

我爬起來，母親已經把飯做好了。這時女兒正從外面進來，她和我招呼了一下，走向母親，紅紅臉說：“上午有人

从城里来看我，你给他准备点吃的。”母親望望女兒，女兒笑着別轉了頭，大聲說：“吃吧，快上工了！”

黎明的曙光泛着青色，工地上早已一片歡騰。遠遠就聽見有人在唱，唱的是：

坐火箭，騎閃電，

一天要當兩天干。

我們是英雄，

戰勝一切稱好漢。

隨着這歌聲，小車、筐子、大鍬、運土機……，都飛動起來。

一位隊長告訴我說：“你可惜晚來了一步，要是去年，那場面更大！那時不管大風大雪，白天黑夜，你要叫他們休息一下都非常困難。”我問他勁頭這麼大，到底是什麼原因，他笑起來說：“過去大家都吃過災荒的苦頭，沒有力量治，只好干嘆氣。現在合作化的力量誰還看不見，誰不願意早一天趕到機械化、電氣化？”他還說，溝塘的開挖，都是社員自己提的。社里根據羣眾自己提出的方案，加以研究整理，再拿到羣眾中去討論。這樣，每件工程的效益、作用，都深入人心，人們干起來當然勁頭就更大了。

隊長雖然沒有提到，但却是人人皆知的另一個原因，就是羣眾生活的改善和提高。羣眾在幾年來親身體驗到水利三改給他們帶來的好處。象阜南的柳溝鄉順河社，去年每畝單產達到六百三十斤，除了繳出公糧賣出余糧外，社里的儲備糧，就夠全體社員吃半年。在淮北，這是一個多大的翻天覆地的變化！所以阜南永安鄉挖五明溝（基建工程）的社員

們，都不要政府每天按土方發給的補助，他們說：“五七年大丰收，不愁吃，不愁穿，挖溝是為咱自己的好處，要政府的錢干嗎！”

我住的老大娘家不也是一个例子嗎？

談到干劲，一開始也碰到右傾保守思想拉後腿。一開始，人們看到土方數字，確實起了憂慮，怕完不成任務。當然，這種右傾保守思想，早讓鐵的事實打得粉碎了。

一位老大爺說得好，他說：“干劲一來，連你自己也會吃驚：一看，一夜就成了一條大溝。以前怎麼會想到自己有這麼多的力氣呢！”是的，有時親身干活，還不知自己究竟有多大力量哩，要是再加上一點右傾保守思想，這種干劲，事前更是沒法估計了。

這裡我不禁想到我們常說的“思想落後於形勢的發展”這句話。在新革命形勢飛躍前進下，努力追還怕追不上，保守一下，那該是多麼危險的事！

這裡，我也不禁想起我們偉大的黨。只有黨才能了解羣眾，才能恰當其時地發出符合於羣眾願望的號召，把羣眾發動起來，把革命的車輪向前推進！

工地上喧嘩開了，鄰社來下挑戰書。

談到挑戰和應戰，使我想到了平衡和不平衡。从不平衡到平衡，又從平衡到不平衡，循環不已，永遠如此，但是每一個循環都進到更高的一級。淮北的農田水利工程就是如此。今天這裡是先進，可是明天它又被更先進的地區打破了，等它再成為先進，別人又要來打破它！

阜陽縣永安鄉有兩個農業社，一個叫新華，一個叫旭光。

新華農業社有地委的工作同志在那里掌握，一切施工都有規劃，有設計，條件比較好，因此比較先進。旭光社沒有這樣的條件，可是旭光社干劲更大！有一次新華社計劃搞渠道，設計了圖樣，還沒有施工。可是到了第二天，有人就在旭光社發現這渠道已經挖好了。新華社的同志大吃一驚，問：“你們這是啥時做成的？”旭光社的同志答道：“我們是夜里做成的。”原來他們在新華社看到了設計，回家一夜把它趕出來了。新華社却還沒有動手哩。旭光社的同志快樂地對新華社說：“新華社像一條老驢，不快也不慢，我們要像火箭竄過它。”新華社的同志一听，干劲立刻上來了，說：“我們一定要跑在前面，跑掉鞋子也不叫攆上！”

淮北農田水利工程就是這樣先進趕先進、突破再突破地前進着。

我在工地上看到老大娘的女兒。她穿了一件花夾襖，圓圓的臉被陽光照得發亮，汗水順着鬢角流下來。她挑起土，樣式也特別好看，一搨一搨的好象根本不吃力。她不斷地和人說笑，非常活潑。有一個大嫂拿她開心說：“看，俺們的秀英挑的樣式多好看，就像江南大姑娘！”秀英咀一嘸說：“干嗎要像呢，我還要超過她呢！”說着，她自己笑，大家也笑了。有一個小伙子馬上根據她的話編了一個快板唱道：

“趕江南，賽江南，超過江南加油干。小河彎彎，大米飯噴香，駕着小船接媳婦，桃花梨花稻花香得鮮。淮北好美景，在眼前。”唱完末後一句還加了聲吆喝：“加油啊！”

到太陽偏中的時候，秀英忽然好像有什麼不安，不時側着頭往路上望望。這時我想起早上她低低跟母親說的話，也

許來的正是她久別的心上人呢！

果然不錯，不一會，一個年輕的小伙子趕來了。我問問旁人，正是她的對象，是城郊窯廠的工人。

這位年輕人走到工地上，許多眼睛看着他，弄得他很窘。他在这許多人当中找尋自己的心上人，確是不容易的事。秀英身子一轉，發現了他。

我以為秀英臉上要紅了，誰知她却好像很無所謂，挑着筐子迎上去說：“你來了！”青年比她顯得還拘束些，微笑着點點頭。往前走了兩步，以為秀英就要跟他走了，可是秀英並沒有跟上去，只輕輕地喊：“你甭走喇！”

青年又回過身來，秀英扶着扁担抱歉地笑笑說：“我不能陪你，你來干活吧，我們一面干一面談。”她向周圍看了一眼，壓低了聲音說：“不要見怪，完成任務後我去看你。”青年先是一楞，很快就笑開了，說了一聲“好”，脫下新衣服馬上接過了她的筐子。她笑着感謝地看着他，替他挖起土來。

這只是工地上一個小小的插曲，把這個插曲和我一大堆不成熟的感想和議論放在一起告訴你，也許嫌太亂了。我只想多告訴你一些東西，然而我的筆總不能如我所願地寫出來。

這裡的工程還在緊張進行。有的社還成立了水利突擊隊，準備常年進行下去。有的地方馬上就要水網化了，有的地方工程更全部或者大部是自流灌溉。

省里的首長曾政委和王副省長也到這裡來了，羣眾聽到首長來的消息，干劲更大起來。

下一封信我准备告诉你一些具体人的事迹和具体鄉社的变化。

三月七日

許佳三 策

（以下文字因模糊无法准确识别，疑似为手书或印刷错误的文字，内容涉及乡村生活、人物事迹等。）

第三封信

今天天气特别好。我和老陈沿着一条清水新沟慢慢走着，沟边的新土散发着春的气息。一行沿着沟边向前伸展的树苗，已经在干上绽出嫩苞了。从这向南，呈直线地延伸着一条水，象谁在这绿色的毯子上铺直了一条白绸带。从这向东，笔直的兩排树象电线杆一样伸到远处，这是一条已经规划好但还未开成的新路。再向北走，沟变成了十字形，交叉在我们的面前。这时，看见沟那边，有一个个子很高的人，穿着蓝色制服，手里提着一只一公尺长的标尺，一会躬着腰量一量，一会把标尺放在地下，注视着标尺上代替水平的一条凹痕，凹痕里注满了水。他不时在标尺下填上一块瓦片。

看到他那样凝神贯注地工作着，我们心里立刻湧起了一股尊敬，不由地联想到他过去的许多事迹——

一九五四年的夏天，天象发了霉，无休无止的刮着风下着雨。这雨就象天河决了口，下呀下的，下得人心都快碎了，它还是一个劲的下。

渭河的水涨上来了，窪地里的积水越来越多，很快变成一片白茫茫的湖面。庄稼被吞没了，树在水里露出头，房子

在倒塌。

那时，我們剛才所看到的这些溝根本还没有，洪水虽然没有進來，內水却成了一片汪洋。

我們所看到的这位青年，白天他和老鄉們一起，赶到水深的地方，划着缸替災民搶救东西，晚上他回到家里，飯也不吃，只是怔怔的出神。

妻子厯洪英問他，他什么也不說。他是替災民担心嗎？不是。災民，政府早有了安置。他是在想这水、水，水在他心里結成了一个大疙瘩。

妻子点上灯，为他端出了細粉面条，放在小桌上，一次再次催促他吃飯。可是他仍然一动也不动，怔怔地出神。妻子無奈，只好嘆口气又走向牆角边，用抹布去擦抹那里放着的压花机、織袜机和赶炮仗的工具。

这三件工具，是他們这个溫暖甜蜜的小家庭的重要支柱。往年，白天，他挑着織袜机和妻子一道上田集，去替人家織袜子。夫妻倆每天能織十几双，賺兩塊多錢。到傍晚，在集上買点細粉，有时还買点肉帶回家來。妻子做飯，他幫着燒鍋，講着笑着，年輕的夫妻話总是說不完的。

到秋天棉花上市了，他就替人家压花。棉花压完了，快过年了，他又做起炮仗來。那时他們庄子上还没有合作社，年年都受着水災的威脅，自己的几畝地种下去，能不能保收，只好随它去，而这三样手藝就成了他們生活的主要來源。他生活过得好，別人很羨慕他，他也曾为自己会做这些手藝驕傲过。妻子呢？对这三件东西那就簡直是愛得無法形容。每当他从外面回來，妻子总是不停的在这些东西上拭呀拭的。